

你有哪些当初没听出来的弦外之音？

我老公背上有一个新鲜的痘印，我问他谁给挤的，他不慌不忙说是自己对着公司的镜子挤的。

好家伙，我差点信了他的鬼话。

一个大男人，袒胸露背，在公共场合的镜子前，以怪异的姿势，吭哧瘪肚地挤着背上的火疖子。

这种画面，你们能想象吗？

反正我不能。

我指着镜子，果断地说：「那你再挤一下我看看。」

于是他赤裸着身体，对着镜子，探索起了人类关节的扭转极限。

几番尝试，他还真找到一个姿势，把两条胳膊分别向后伸，颈椎 90 度向后方扭转，再把眼球翻转到极致，这样就能在镜子的



帮助下，勉强摸到后背的痘印。

原本每周五晚，是我和老公的「交流」时间，现在美好的气氛完全消失，看着他的姿势，我有点心软，便抱住他说：「好了，我就是随便一问。」

陈涛笑嘻嘻地放下手，温柔地靠上来，完全没有怪我的意思。

我一边回应着他的动作，一边暗想自己是不是过于敏感了。

陈涛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，结婚五年，始终对我坦诚相待，每月工资全交，从没像别的男人那样在外搞三搞四。

去年，他拿到了公司上市后的股权奖励，从普通程序员一跃成为中产人士。即使这样，陈涛也没像别的男人那样，一有钱就变坏，对我还是像从前一样。总之，他就像杯热豆浆一样，给我满满的依靠和安心。

这样的男人，怎么会出轨呢？

一定是我想多了。

我放下杂念，尽量让自己集中注意力。

而他，仿佛想证明什么，大秀车技。

我刚放下的心再次提了起来。

老司机们都懂，炫酷的车技不可能突如其来。

尤其是陈涛这样实诚到略显木讷的男人，肯定是有了私教贴身辅导。

怀疑再次袭来，我没法再自我安慰，找借口草草结束。

陈涛很快睡着，但我一闭上眼，那泛红的痘印就在眼前晃，晃得我心烦意乱。

作为一根肠子通到底的钢铁直女，我无法忍受感情上有任何悬念，更不能理解「你若不肯说，我就不问」的纠结委婉。感情的事，我一向较真，哪怕伤得血刺拉呼，也不能绿得稀里糊涂。

所以，出轨阻击战，该打还得打，手机该查还得查。

想到这，我轻轻拿过陈涛的手机，碰着他的手指头，挨个试着指纹。

没几下屏幕就解开，我却傻了眼。

这不是陈涛常用的那个桌面。

印象里，陈涛手机的应用装得满满登登，可眼前的屏幕却只有电话和微信。

更显眼的是手机壁纸，结婚起他的壁纸就一直是我的照片，可现在却是他和另一个女人的合照。

这个女人我从没见过，二十几岁，长相甜美可爱，靠在他怀里甜甜地笑着，俩人俨然一对情侣。

我又惊又气，自己全心全意信任的男人，背地里怎么会藏着这么多幺蛾子？

打开微信，聊天记录是各种亲亲抱抱举高高，二人以「涛哥」、「宝宝」互称，不看那几笔大额转帐的话，还以为是两个初中生在谈恋爱。

聊天记录开始于三个月前，那正是陈涛买这个手机的时间。

难怪他这段时间又做发型又买衣服，拼命捯饬自己，我还窃喜榆木疙瘩要发芽，现在想来，这完全是恋爱中人才会有举动。

老话说的真不假，男人只有挂到墙上的才老实！

做好心理建设后，我叫醒陈涛，跟他对峙。

陈涛明白过来，大难临头般看着我。

在我的质问下，他坦诚交待了手机的事情：安卓一些高端机型有双系统功能，设置好后，不同的指纹打开的就是不同的系统。

「所以你 TMD 买新手机是为了骗我！」我没忍住飙了脏话，想起三个月前，自己陪他选手机时那兴冲冲的模样，真是活生生的 SB 典范。

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」陈涛看着我的眼睛说道。

「她是谁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」



陈涛低下头沉默，这表示他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。

这种态度精准地点燃了我的怒火，我大吼着掀起枕头疯狂地砸向他。他一概不躲，雕像般低着头，任我发泄。

我哭吼：「为什么不回答？为什么要骗我！为什么要出轨！为什么不能好好过日子！我那么相信你，你对得起我吗！」

「对不起，我确实错了，我自己都不能接受，我会犯这种错误。」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般，红着眼噙着泪，字字句句说得极其诚肯。

他一哭，我的心忍不住开始摇晃，抽泣道：「如果你爱上别人了，可以跟我明说，可以离婚，我都能接受，我唯一不能接受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。马上就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纪念，没想到，你送我这么大一个惊喜。」

陈涛抹一把眼泪，当着我的面跪在床上，郑重地删除了手机上的设置，放在我面前。

「涵涵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保证以后不再犯这种错误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原谅我好不好。」

我冷冷地别过脸。

陈涛伸手抱我，我一把推开他，抱起被子去了次卧。

接下来几天，陈涛上班汇报行踪，回家就围着我转，家务抢着干，一幅积极表现，争取宽大处理的样子。

我虽然冷脸相对，可心里的弦已经松动。

纪念日很快到来，陈涛精心准备，预定了黑珍珠餐厅，还买了花。

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种高级餐厅，他熟练地点完菜后，从兜里掏出一条项链。

晶莹的铂金链子搭配碎钻镶成的吊坠，小巧又精致。

戴在颈间，清凉怡人。

我感动地看着陈涛。

这个男人，带着鲜花和钻石，以满满的诚意求复合，我还有什么理由再推开他？

他是犯了错，可只要改正，我们依然能白头到老。

菜很快上来，陈涛肠胃不好，五分熟的牛排吃到一半就跑起了厕所。

我放下筷子，去车里给他拿药，却收到同事发来的报表，让我尽快修改上交。

陈涛的电脑就在车里，我没多想，直接收文件。

却没想到，就是这个决定，彻底撕开了婚姻的表面，把人性中的丑恶彻底暴露出来。

笔记本并未关机，我唤醒后联上手机的热点，打算用微信把文件传进电脑，却发现电脑端挂的是那个小号，里面全是那个女人发来的信息。

我的脑袋「嗡」地一声，心止不住地下沉。

「我想你。」

「我昨晚梦见你了，网上说，梦见一个人是因为那个人在想你。是这样吗？」

「其实我知道，不是你在想我，而是我的身体，感受到了我对你的思念，替我在梦里见了你一面。」

看完这些，我的胸口像堵了团棉花，压抑又崩溃。

这些话，陈涛确实没回复。

但他一直在默默注视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回应？

注视得久了，死灰复燃是迟早的事。

正当我不知所措时，对话框里闪出一条信息：我也想你。

陈涛用手机回复的消息，被同步在了电脑端。

我失笑，心里一片冰冷，他终究还是没忍住，捧起了她的深情。

被背叛的感觉像刀子一样没入心口。



真疼。

我坐在车里哭得泣不成声，可他们不管不顾，深情的对白一条接一条地冒出来。

「你在哪？」

「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餐厅，跟她过纪念日。」

「哈哈，你是不是想见我，才去的那家餐厅。」

我「啪」地合上电脑。

已经没必要再看下去。

陈涛一直在欺骗我，他说会改，却压根不想改。

给我的鲜花美食，不过是陪她玩剩下的把戏。

从头到尾，只有我像个傻子一样，自导自演了一出深情原谅的蹩脚戏码，还以为能破镜重圆。

这种耻辱，真的够了。

我擦干眼泪，平复了下情绪，也将心底的伤痛一并盖住。

到此为止了陈涛。

我爱你信你，你才有机会欺骗伤害！



若我将感情全都收回，你算老几！

摔上车门，我把药一颗一颗抠下来，沿路扔掉。

回到餐桌，我举着空药板耸了耸肩，「要不我去帮你买一盒？」

陈涛摆摆手，「先吃饭吧。」

微笑之后，我就完全忽略他，大口吃起了美食。

反击出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不吃饱怎么行。

刷着手机，新开的蹦极公园的广告进入我的眼帘。

我心中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。

电梯载着我俩，朝 80 米高的蹦极台缓缓升去。

我看着外面的景色，不断告诫自己要冷静。

陈涛握住我的手问：「怎么想起来蹦极？」

我凝视他：「想用这种方式，让你永远记住今天。」

「那一会儿你要是害怕，就闭上眼睛抱紧我。」说完，他握着我的手自然地揣进兜里。

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夺眶而出，真希望时间能就此停住。

可电梯已经到顶，打开后，冰冷的山风像巴掌一样呼在脸上，让我瞬间清醒。

这只是他的小把戏，不必沉沦。

工作人员系好安全绳后，我和陈涛走上跳台。

他一脸动情地看着我，估计想致个词什么的。

可我没理他，直接蹲下，解开了脚上的绳套。

不知悔改的男人，该尝尝被信任的人伤害是什么滋味。

我后退了一步，陈涛见状，顿时紧张起来：「老婆，你.....」

没等他说完，我便一把推向他，陈涛带着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，向后跌去。

一声嚎叫在山谷间回荡开来。

工作人员来不及反应，吓得呆在一旁。

我朝他露出一个八颗牙式微笑：「Just a joke。他有安全绳，没事的。」

说完，我走进电梯。

陈涛惊吓过度，心梗，进了医院。

之前的肠胃不适，让他在下落过程中拉了裤子。



不过这也没什么。

他让我头顶带绿，我让他裤腿沾黄，很公平。

陈涛的情况并不严重，医生说输液治疗就行。

办好手续后，婆婆火急火燎地赶来，确认病床上的陈涛没事之后，就转头开始数落我。

「好好的蹦什么极，三十好几的人了，不干正经事，成天作妖！谁家的媳妇跟你一样！」

五年来，她嫌我没生孩子，没少给我话。以前看陈涛的面子，我都是能忍则忍。现在，我觉得自己没必要再忍。

「管别人之前先管好自己，问问你儿子，他在外面作的是什么妖！」

说完，我看着陈涛，他自知礼亏，一脸欲言又止的表情。

婆婆大概没想到我会回嘴，愣了一下后，亮开嗓门：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陈涛怎么了？」

正当我考虑要不要跟她大掐一架的时候，有人推门走了进来。

是个身穿浅绿色小香风套装的年轻女人，蓬松的法式刘海，衬托着甜美的脸庞。

我一眼认出，她就是合照上的女人，陈涛的「宝宝」。

陈涛瞪大眼睛：「娇娇？」

原来她叫娇娇。

娇娇一脸担忧地扑到陈涛床边，「我担心你蹦极会出事，就打电话去问，他们说有人被送到了医院，我害怕是你，就赶过来看看。我好怕你出事。」

陈涛一幅头大的表情：「你不该来这。」

「我懂，你怕她生气跟你吵，可我真的担心你，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的孩子可怎么办？」

孩子？

陈涛跟婆婆瞬间呆住。

我感觉到血直冲脑门。

娇娇低头害羞道：「嗯那。」

「是我们第一次.....有的，我本来想去处理的，可又狠不下心，毕竟是我们的孩子，是一条小生命。」

真是光屁股上吊，死不要脸！

我攥着拳头，拼命忍住冲上去撕烂她的冲动。

「现在宝宝已经三个月大了，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，你有知情权。」

话说完，她就稳如泰山地站定，摆明了要陈涛表态。

陈涛脸色一阵变幻，婆婆则来回打量着我和娇娇。

我已经麻木了，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婚姻有天会变成狗血剧，还是一波三折的那种。

最后还是陈涛开口打破了尴尬，他叫婆婆先回去，说自己解决。

婆婆犹豫了一下，一步三回头地走出病房。

婆婆走后，我一把扯下项链扔在陈涛脸上，正准备开骂。

可娇娇却捡起了项链，跟自己手上戴的大钻戒凑在一起。

我这才发现，陈涛给我的项链跟她手上的戒指其实是一套。

只不过，大钻戒华贵耀眼，碎钻小链子廉价寒酸。

我瞬间失去了撕逼的冲动，想起小视频里当街暴打小三的那些原配，觉得自己跟她们一样，闹得越凶，其实越可怜。

紧接着，娇娇「扑通」一下跪在我面前。

「我不知道涛哥会把赠品给你当礼物，如果我知道，一定不会让他这样做的。总之我现在就把戒指还给你，你不要怪涛哥，行吗？」

她摘下戒指递到我面前。



「沈姐姐，你别恨我，今天也不是要拆散你们，我只想让孩子见一见爸爸。你放心，我会自己抚养孩子，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家庭。」

我难以至信地看着她，怎么能有人这么口蜜腹剑，厚颜无耻！

不！这特么哪是人，这是千年绿茶成了精！

口口声声称自己不愿伤害别人，可每句话却都是绝杀！

陈涛很明显被感动到了：「娇娇，你不需要说对不起，你先回去。」

「可是我想在这照顾你。」

狗男女一唱一和，在我面前秀起了恩爱。

我忍无可忍，咆哮道：「够了陈涛！你真让我恶心！还有你，怀了别人老公的孩子，还要跑上门来显摆，懂得什么叫廉耻吗？」

「我知道我不该来，可孩子是无辜的.....」

我一巴掌扇在她脸上，骂道：「怀孕又怎么样，就算生了也只是个私生子，一辈子遭人唾弃！」

一丝凶狠闪现在绿茶眼神里，又随即隐去。她捂着脸嘤嘤哭起来。

陈涛急了，大声骂道：「沈涵，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个嫉妒！」

我气得一阵发笑：「是啊，我也早没看出来，你是个沙雕。」

「你！」陈涛气急。

「你什么你，是你们对不起我，我再打再骂，你们也活该受着！」

我指着病床上的陈涛，一阵咆哮，却没发现绿茶不知何时爬上了窗台。

她大喊道：「你们别吵了，她说得对，与其让孩子一辈子被骂，不如.....再见了涛哥，请记住，你曾经有过一个孩子。」

说完，便作势要跳楼。

陈涛惊呼不要。

千钧之际，婆婆突然冲进来一把将绿茶抱住。

绿茶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靠着婆婆放声大哭。

婆婆轻声安慰着她：「傻孩子，阿姨给你做主。」

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颤抖着问道：「妈，你说什么？」

婆婆轻抚着绿茶的背，不接话。



我遍体生寒，再也呆不下去，丢下一句「离婚」，摔门离开。

我在家里躺尸整整一天，看着墙上的全家福，心如死灰。

陈涛出轨固然可恨，但婆婆的表现更让我寒心。

说什么结了婚就是一家人，可又有几个女人会被婆家真心接纳，当作自家人般爱护？

爸爸不知从哪听到了消息，匆匆赶来。

一见爸爸，我心里的委屈如翻江倒海般，眼泪止不住地落下。

爸爸批头就开始训我。

「陈涛出轨是不对，可你也不能用这么极端的办法去惩罚他啊，你马上跟我去医院，给陈涛道歉，接他回来。」

爸爸向来喜欢陈涛，对他比对我还亲。

我打死都不肯去。

正僵持时，婆婆开门进来，她没理我爸，直接甩给我一张离婚协议书让我签字。

明明是陈涛出轨在先，他们却还这么趾高气昂，我心里憋屈得不行，握着协议，签也不是，不签也不是。

突然，财产分配明细映入我的眼睛：住的房子是陈涛爸爸的，我没权利要，家里存款属于陈涛股权分红，也不给我。

意思，就是让我净身出户。

我把协议扔给婆婆，冷冷开口：「这份协议不合法，陈涛是婚内得到的股份，股权收益理应有我一份。」

婆婆冷哼一声：「你少做梦。」

我逼近婆婆，「法律规定，婚后的股权算共同财产，怎么，你想违反法律？」

婆婆后退了两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嚎起来：「快来人评评理呀，欺负老年人啦！」

很快，楼里的老头老太太就闻瓜而来，把门口团团围住。

我以为，有理不在人多，可谁知，婆婆不讲武德，生捏硬造了一堆谎言。

说什么我见陈涛老实，撺掇着他做丁克一族，想让陈涛绝后。

婆婆拍着大腿连哭带嚎，很快获得众人同情，纷纷指责我。

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这媳妇要不得。」张大妈率先开了口，她是楼里有名的长舌头妇。

在张大妈的带头下，老太太们纷纷附和。

「这种儿媳，谁要谁倒霉。」

「就是就是。」

爸爸满脸通红，试图争辩，无奈对方人多，他的辩解根本起不到作用。

婆婆见舆论产生了效果，继续说道。

「我儿子要离婚，委托我来让她签字，可她看上我儿子名下股份，硬是要分一半，还说法律规定的。她连个孩子都没生过，凭什么我儿子的钱？」

邻居们的情绪再次被点燃，纷纷响应，有人指责我贪夫徇财，更有人直接骂我是骗子、捞女。

爸爸咬着牙根，终于忍不下去，拍着桌子大声吼道：「我老沈家还没到贪图你家钱财的份上！小涵，你现在马上签字，跟爸回家！」

我「唰唰」几笔签了字，把协议书扔给她。

冷静期过完，我和陈涛到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。

五年的幸福婚姻，崩坏却不到两个月。

伤心是真伤心。

走出民政局，陈涛叫住我说：「涵涵，你会恨我吗？」

我冷漠地看着他。

「你肯定会恨我，可她怀孕了，我得对她负责。」陈涛的语气极为诚肯。

我笑笑，「陈涛，你最该负责的人是我才对。记得我们的婚前体检吗？后来是我去取的结果，你知道体检报告上怎么写的吗？」

「怎么写的？」

正当我准备说出那个瞒了他五年的秘密时，绿茶开着一辆奔驰在我们身边停下。

她兴高采烈地下车，亲密地一把挽上陈涛的胳膊，挥了挥手里的身份证。

陈涛叹了口气，对我说：「那些都过去了，沈涵，祝你以后幸福。」

说完，他和绿茶走进了民政局，而绿茶还不忘伸起另一只手，朝天比起一个 V 字。

我心里一阵苦涩。

是啊，都过去了。

情意千斤哪里敌得过新人一笑呢？

我刚回到家，手机就响起一个陌生来电，接通后，是绿茶。

「以后离陈涛远点。」她不再茶里茶气，此刻的声音十分嚣张。

我冷冷说道：「一个破坏别人感情的小三，也配来教训我？」



「破坏感情怎么了，当小三又怎么了，犯法吗？」

「你！」我被她气到，「你妈没有告诉你，做人要讲道德吗？」

绿茶笑了一声：「哈，我看现在违反道德的人是你吧，这才多久，被街坊四邻唾弃的事就忘了？」

「你怎么知道的？」

「我当然知道，这就是我给陈涛他妈出的主意。」

绿茶声音里满是得意。

「最烦你们这些蠢女人，动不动拿道德说事，说白了，还不是段位不够比不过！总之，陈涛现在是我老公，你要是再像今天这样缠着他，别怪我不客气！」

说完，她就掐了电话。

我气得浑身发抖。

这种贱人，以前为啥没多扇她几耳光！

爸爸为了哄我开心，带我和妈妈去吃新开的日本料理。

看着各色的刺身、寿司，我食指大动，端起一个碟子正准备开吃，却听到隔壁包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。



「我家涛涛可算跟那个沈涵离婚了。现在的儿媳，又漂亮又听话，听说还是个富二代呢。」

这是婆婆的声音。

爸妈不约而同放下筷子。

我心里泛起一阵恶心。

得！一桌子好饭，就这么臭了。

「要不是我们帮忙，你那前儿媳也不能这么痛快签字。」

「就是，万一闹上法院，你家涛涛这股权，指定得分给人家。」

听这声音，都来是那天在场的大妈。

「今天这顿就是为了感谢你们，这里还有红包，每人一个，感谢老姐姐们仗义出手。」

虽然看不见她的脸，但我能想象出，婆婆此刻一定是春风得意。

「都是老邻居，我们怎么好意思。」

「一分钱没花，把婚就给离了，这点小意思，不算什么。你们不知道，涛涛打小就老实，我要是不这么办，他指定吃大亏。」

婆婆声音里止不住的骄傲。

「对着呢，离婚白白分钱，搁谁都得心疼。」这是张大妈的声音。

我和爸妈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那天的事，全都是计划好的。

从爸爸收到消息，到婆婆进门，再到舆论合围，都是精心策划的离婚战略，只为让我净身出户。

一股冰冷的愤怒从心底升起。

五年来，我从来都是毕恭毕敬，给她花钱比给我妈都舍得，可她不但拉偏架，还煽动邻居一起算计我。

这些年的孝道，真是敬了狗！

那边，婆婆的声音还在继续：「顺便通知大家，下周末，是我儿子涛涛和儿媳娇娇的婚礼，到时候大家来吃喜酒哦！」

听到这里，我再也忍不住，一把将碟子摔碎，挽起袖子就要冲过去。

爸妈却死死拉住我。

我知道，爸爸要面子，离婚的事已经尘埃落定，再去纠缠只会更丢脸。

晚上，爸妈早早洗漱躺下，我知道他们不好受。

从陈涛出轨，到离婚，整件事都让人心里窝囊。

原本，我只想让陈涛真心认个错，提到分财产，也不过是想气气婆婆而已。

可没想到，他们竟然设计赤裸裸地摆了我一道。

而且前脚离婚，后脚前婚，这无缝衔接，也太欺负人了！

这口气，我不能就这么咽下。

不能由着别人来恶心自己，我一定要想个办法，好好恶心恶心他们。

我决定先查查陈涛和绿茶的开房记录。

在网上找了个黑客，付款后半小时，就拿到了陈涛跟绿茶的开房记录。

还让黑客破解了酒店的监控，拿到了俩人一起进房间的视频。

意外的是，他俩只开过一次房。

莫？

一次？

就这么点料，怎么够大闹婚礼？

考虑之后，我翻翻通话记录，把绿茶的手机号给了黑客。



数字时代，一串手机号，就是打开个人历史的黑密码。

我要知道，她是从哪个洞里钻出来的妖精。

两小时后，黑客发来一个压缩文件，涵盖了从绿茶出行、消费，到网络社交平台等方方面面的信息，甚至连她流产过几次都清清楚楚。

我对着日历，捋了整整一天一夜，线性图画了好几张，才把绿茶的奋斗史彻底捋清。

绿茶本名不叫娇娇，而是叫葛匀弟。

额，有没有匀出弟弟，这里暂且按下不表。

但她只用七年，就走完了足疗店、洗浴中心、天菜公司三极跳，从一个初中毕业的洗脚妹，摇身一变成为现在的娇娇。

其中艰辛，无不让人男默女泪。

天菜公司，就是高端 PUA 培训组织。

姑娘们在里面经过仪表、谈吐、气质、话术等方面的培训后，被派去认识各种有钱男人。

然后通过吸血，源源不断地为组织获利。

而刘思瑶经过培训后，迅速成长为高段位捞女。

段位有多高呢？



她在被金主包养的同时，还经营着一片大鱼塘，并从鱼塘中筛选出四个沙雕，不，四条大鱼，分别问他们要了首付，全款喜提一辆大 G。

就是我在民政局外见的那辆。

真·高段位捞女·拼夕夕小能手·众筹一级玩家·娇娇。

尝到成功的滋味后，绿茶脱离了组织，她挂失了被组织监控着的银行卡，开着大 G 换了城市、换了手机，换了一个更有钱的金主爸爸。

然后，绿茶怀孕了，想借机上位。

无奈金主的正妻十分彪悍，找人狠狠教训了她一顿，逼退了她。

可绿茶不是个轻易认输的人，铁了心要生下这个孩子，不是母爱的召唤，而是金主家大业大，随便继承一点就够她母子一辈子花销。

所以，陈涛只是绿茶找来的临时供养人而已。

我看着这些资料，心里异常愤怒。

绿茶够婊，但陈涛也确实沙雕。

这个亏他吃得不冤。

可我又有什么错？连带着受这窝囊气？



更气人的是，她根本不爱陈涛，只是因为需要一个临时男人，就生生搅散了一个家庭。

这种无视道德，横抢豪夺的祸害，我不收拾她，天理难容！

几天后，陈涛的婚礼如期举行。

我早就准备好，只等时机一到，大闹婚礼！

而且，这次的复仇大计，不止我一个人在战斗。

婚礼的隆重显示着陈家对这桩婚事的满意。

台上，才子佳人配绝配；台下，婆婆一身红色旗袍，在宾客中笑得合不拢嘴。

呵，趁着能笑尽管笑吧，因为接下来你会哭很久。

我戴着口罩，坐在角落，等着看好戏上演。

婚礼进行到跪谢父母时，第一组战友——「二大爷」上场。

农村打扮的「二大爷」出现在绿茶身边，揪住绿茶，颤巍巍地叫了一声：「弟兄！你结婚咋不叫你爸妈来呢？」

这话一出，众人的眼睛全都看向了绿茶。

绿茶面色紧张，推开大爷：「你别乱叫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」

大爷不依不饶：「我在村里看着你长大的，咋能认错。你从小总穿开裆裤，我还记得你屁股上有颗痣，对吧！」大爷笑着拍了一把陈涛。

陈涛显然已经起疑，狐疑地看着绿茶，和绿茶的「父母」。

他根本想不到，自己正在跪拜的岳父母，只是绿茶找来的临时演员。

行走江湖，绿茶的人设是经商世家的富二代。

但她的亲生父母，早在她做洗浴小姐时就跟她断绝了关系。

她屁股上有痣这一点，是我从她的风骚自拍里发现的。

所以我花钱雇了个临时演员。

上场之前，我吩咐大爷好好演，效果不好不给钱。

此时，大爷正施展出全部的演技，扮演着「二大爷」。

绿茶着急了，大声叫来了保安，把大爷赶了出去。

我冷笑。

这才是个开始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！

接着，第二组战友——塑料姐妹花上场。

四个穿着紧身短裙的女人上前，热情地搂住绿茶，问她结婚为什么不通知以前的姐妹。

绿茶显然没料到，会在自己婚礼上碰到以前在洗浴中心一起上钟的姐妹。

她脸色煞白，惊恐地盯着她们的一举一动，唯恐她们把自己的过去抖出来。

我看着绿茶的样子，心里舒服极了。

这四个人是我从聊天记录里翻出来的，为了让她们同意，我颇费了一番功夫。

不过看效果，真值！

洗浴中心的妹子，就是活好话不多。

简单招呼后，她们亮出了为绿茶准备的贺礼。

是两支红底白字的横幅，拉开后，上面赫然写着：

祝贺娇娇成功上岸——青青足疗全体姐妹赠。

祝娇娇觅得如意郎君，回归家庭——春色满园洗浴全体姐妹。

横幅一拉开，现场顿时一片咂舌声。

街坊四邻那桌，张大妈已经带头磕起了瓜子。

陈涛一家脸色阴沉。

绿茶的「假父母」更是你看我我看你，不知该怎么办。

绿茶绝望地扫了台下一眼，看向陈涛的眼神中写满哀求。

陈涛暴跳如雷：「你们谁派你们来捣乱的？我要报警，快报警！」

任务已经完成，塑料姐妹花利索地退场。

这场戏完了吗？

NO！

最后，压轴上场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，她就是富豪的妻子，绿茶的头号敌人。

我从资料里发现，绿茶曾用微信各种挑衅和辱骂过大姐，就亲自找到大姐，跟她说明了原委。

敌人的敌人就是战友，同为原配，我们一拍即合，誓要把绿茶锤死在地板上！

这时，绿茶盯着逼近她的原配，不住摇头后退，浑身瑟瑟发抖，最后被婚纱缠住，跌倒在地。

大姐不愧是大姐，人狠话不多，上前一个跨坐，直接骑在绿茶身上，左右开弓，扇得绿茶鼻青脸肿。

一顿巴掌扇完，大姐起身拽着绿茶的头发，把她拖到台前，拿起话筒，开始说话。

「这个贱人，勾引我老公。勾引了也就算了，还跟个吸血虫一样，半年花掉我家两千万。这我也忍了，可她三个月前，居然直接上门，说自己怀孕了，让我离婚给她让位。」

「我教训了她几句，把她赶走了。」

「后来我老公不理她了，这个小婊子就开始胡闹了，又是半夜往家里打电话，又是派人往家里送花圈，贴大字报，总之各种恶心的招都来了一遍。因为她，我老公生意现在都没法做了！」

「这种女人，就是个祸害！」

说完，大姐啐了绿茶一口，摔掉话筒，下台离开。

剩下绿茶自己，活像一只斗败的母鸡一样，妆也花了，头发也散了，半弓着腰站在台上，仓皇地盯着台下的人，欲哭无泪。

接着，她就一头栽倒在地。

想当初，她在民政局外对我比 V 时，一定没想到，这场婚礼会成为她的灵魂黑夜吧。

同样经历人生至暗时刻的，还有陈涛一家。

陈爸爸性格老实，此刻坐在椅子上傻了一样，动也不动，一言不出。

而陈涛妈妈一辈子争强好胜，受不了这种耻辱，坐在地上拍着大腿，边哭边嚎，全然没了之前的得意。

陈涛跑来跑去，一会儿去拍拍爸爸，一会儿去劝劝妈妈。

在这样的气氛中，婚礼达到了最高潮。

我满意地转身离去，深藏功与名。

后来，听说那里变成了一座大型墓地，里面一半人是尴尬死的，剩下那一半是吃瓜吃到撑死的。

这场惊天婚礼的花絮，传遍了本地人的手机。

陈涛一家的脸，也彻底丢到了银河系。

听说，后来有人发现绿茶流了血，才叫了救护车，送绿茶去的医院。

绿茶小产了孩子，失去了争夺家产的筹码，也被陈涛一家赶了出来。

隔天，陈涛去找绿茶离婚，却发现绿茶消失了。

但风波还在持续。

没几天，这些年被绿茶骗过钱的男人，纷纷找上陈家来要钱。

但谁也不知道绿茶去了哪。

所以，这还钱的任务，自然就落在了绿茶的法定老公——陈涛身上。

孩子没了还有债，陈涛这盘接得太实在。

被众筹首付款的四位哥们，选择报案，而一些金额较小的哥们，则是每天守在陈涛家里，逼着陈涛替绿茶还钱。

这是陈涛妈妈死也不会同意的。

所以，陈涛又不得不满世界地找起了绿茶。

他找到了我家。

陈涛胡子拉碴，面容憔悴，他问我：「能不能帮我找到娇娇，不，葛.....匀弟？」

我冷笑：「你是她老公，你都不知道她在哪，我怎么会知道？」

「我知道，婚礼是你闹的。要不是你大闹婚礼，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。」

我失笑：「你在怪我不该大闹婚礼吗？陈涛，她怀着别人的孩子，说一句是你的，你就信了？就要娶她？」

「涵涵，我们五年都没有孩子，我爱你，可我也想要孩子啊。」陈涛红了眼眶。

我心酸极了，打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交到他手里，哽咽着说道。

「没有孩子不能怪我。」

陈涛一脸狐疑地打开。

那是陈涛五年前的婚检报告，上面清楚地写着：他患有先天性无精症。

当时，医生清楚地告诉我，这种病的原因是生精功能障碍，无任何自然生育的可能。人工受精或许能够实现，但成功率也极低。

说白了，跟陈涛结婚，我也许一辈子都当不了妈妈。

但这并不能改变我对他的爱。

我考虑了一下，不想为了极低的成功率，让两个人都倍受折腾。

所以，大哭一场后，我把这份诊断书锁了起来，毅然跟陈涛领了结婚证，跟他灌输做丁克的好处，想让他接受。

此刻，陈涛的手微微颤抖，那张纸轻轻飘落，他抬起头，眼里噙满泪水。

我平静地看着他，内心已无任何波澜。

「以前瞒着你，是不想让你有压力。现在告诉你，是怕你以后再稀里糊涂地当了接盘侠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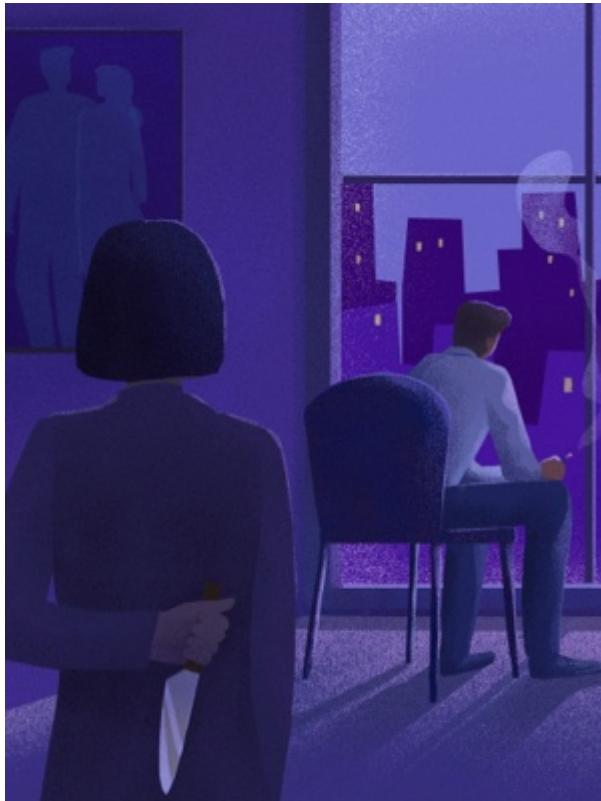
陈涛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，流着泪跪在地上。

「是我不知好歹，我辜负了你，涵涵，请你给我机会，让我补偿你，好吗？」

我怜悯地看着他，平静地说道：「我不当接盘侠。」

该盐选专栏共 3 章，66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盐选专栏

婚途易反目，夫妻互捅刀

咆哮马里奥 等

共 3 节

会员专享 ¥19.90

编辑于 05-13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

